

探秘大运河文化遗产系列报道

连任三届 河北唯一
韩焕峰再次当选
西泠印社理事

本报讯(记者魏焕光)今年是“天下第一社”西泠印社建设120周年,日前,在西泠印社第十五次社员大会上,沧州市西泠印社社长韩焕峰再次当选为西泠印社理事。至此,韩焕峰已连任三届,是河北唯一的百年名社理事。

本月,西泠印社建社120年庆典系列活动在杭州举办。在“2023海内外印社座谈会”上,沧州印社作为在全国有很大影响力的地方印社被安排在主席台位置,社长韩焕峰做首要发言。他就沧州印社成立38年来,克服种种困难,编办办报、举办展览、内外交流、筹集经费、完善办公设施等工作进行了介绍。韩焕峰说,沧州印社一路走来,披荆

斩棘,既饱尝了创业之艰辛,也获得了丰收之喜悦。经过全体成员不懈努力,沧州印社从无到有、从小到大、从低到高、从弱到强,在河北业内名列前茅,成为华北地区一支篆刻劲旅,在中国印坛上也占有一席之地。

韩焕峰表示,成绩的取得,离不开西泠印社和沧州市有关部门及《沧州日报》等媒体的关注鼓励支持。学术支持、精神和物质的帮助,极大地鼓舞了印社社员传承、弘扬篆刻文化的动力。为沧州大运河文化增光添彩、奉献一己之力,是沧州印社的持续努力方向。系列活动中,韩焕峰全票当选“西泠印社第十一届理事会理事”,成为连任三届且河北唯一的西泠印社理事。

简心素墨 关照生活

——画家汤景丽的工笔画和艺术观

李洪斗

用诗人情怀
关照生活

画家这个职业是要有天分的,先天具有艺术细胞、有激情、执着、全身心投入,并毕其一生。

一个画家还应用诗人的情怀去关照生活,使平淡生活变得诗情画意,用历史学家的眼光透视历史事件、历史人物,以达以史为鉴、以史为鉴的目的,并以美学家的视角审视辨别真善美、丑与恶,以哲学家的睿智去思考、研究分析、创新提取历史文化现实事物,使其上升到精神层面,给人以美的享受。

南皮县美术家协会原主席汤景丽就是这样的人。她凭着信念、执着和坚韧不拔的意志,孜孜以求,持之以恒,悄无声息地成功了。

汤景丽很小就有志向,好学上进,18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高中毕业后,考入了河北轻工工业学校(华北理工大学前身)美术专业,并以优异成绩完成3年学业。毕业后,先是被安排到南皮县陶瓷厂实习,不久,被正式分配到南皮县文化馆工作,从此走上了专业工作岗位。平时,她负责馆里的艺术普及工作和馆里一些繁杂工作。回到家,在夜深人静时才能坐下来,心无旁骛构思绘画创作。为了弥补写生上的不足,经常抽出假日时间到山东菏泽、洛阳牡丹园写生。这样默默无闻的几十年,一点一滴学习积累,刻苦创作,使自己的艺术风格日趋成熟。

简心素墨是追求

汤景丽1997年创作的《玉洁冰清》入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的《中日美术通鉴》;2002年创作的《农家秋趣》入编中国书画出版社出版的《走向世界》大型画册;作品《情意绵绵》入编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《世界美术大典》;2003年,作品《瓜棚招来纳凉客》《闹春》入编由河北美术出版社的《河北百家国画精品集》;作品《春满乾坤福临门》入编由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《沧州人画集》;同年出版个人专著《汤景丽工笔画作品集》。其作品多次入选全国美展、省展并获奖,有多幅作品被天津东方艺术学院及国内外友人收藏。她因此获得了很多荣誉,成为河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、沧州市美术家协会理事、沧州市中国书画研究会副会长、南皮县美术家协会主席。

2019年7月10日,由沧州

市文联、市美协、南皮县文广旅局共同为她举办的“简心素墨——汤景丽工笔画展”在沧州博物馆开展。这次画展精选了汤景丽多年来创作的97幅工笔画作品。精微的笔触和清新、简朴的田园气息赢得参观者好评。沧州市美术家协会原主席谭玉洲介绍说:“本次展览是沧州市美术家协会年度系列活动之一,也是市美协第一次为女画家举办个人画展。汤景丽多年来从事工笔画创作,有着自己独到的艺术理念。这次画展是夏天沧州美术界最亮丽的一道风景。”

绘画是无声的诗

2020年,南皮县委宣传部、南皮县文联决定举办“决胜全面小康,决胜脱贫攻坚”——书画摄影展。这样的主题和命题,用工笔画尤其用花鸟花卉画来体现表达,难度相当大。她反复思考、大胆构思,用稍浅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作底图,画出56朵牡丹;10只和平鸽围绕56朵牡丹,遨游飞翔,象征着民族团结、深刻的寓意受到观众好评。

绘画是汤景丽一生的追求。她是这样理解工笔画的:“自古以来,人们对花卉画的要求是‘活色生香’,对禽鸟画的要求是‘活泼可爱’。花鸟画要它尽态极妍、形神兼备,也要它鸟语花香、跃然纸上。本来人们日常生活是和自然景物分不开的。青山绿水、碧草红花、好鸟鸣时,助力情趣,有的采入歌谣,有的编成小唱,自古就为人们喜闻乐见,一部《诗经》就是最好的花鸟题材。画家们把人们喜爱的花鸟禽虫搜入笔端,塑造成更加美好的形象,可以说是人们对精神生活的一种贡献。它是给人愉悦心神的无声的诗,它可以养性、可以抒情、可以解忧,更可以使人领会到繁荣滋长、生动活泼、促人进取的精神。”

2009年汤景丽退休后,又兼任了县美协主席一职。10多年来,她从事的社会公益事业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,给社会培养了大批的美术爱好者和绘画人才。



汤景丽



南川古渡今非昔比

南川古渡:
打捞沧州水上慈善事业历史

本报记者 魏焕光 摄影报道

“春潮带雨晚来急,野渡无人舟自横。”唐代大诗人韦应物笔下的津渡,那么的恬淡从容、野趣横生。明清时期,京杭大运河沧州市区段两岸,就有着很多这样的渡口:菜市口渡、枣寺庙渡、白家口渡、戴家园渡……但经历时代变迁和交通发展的今天,这些渡口已近绝迹。

近年来,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,在一些古渡口的的位置又建起了新的观光码头,并基本沿用了古渡名。位于南川楼南、百狮园西北河曲处的“南川古渡”,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。

今天,南川古渡已经变成游船码头,市民们于此处络绎登船、开怀泛游,很少有人会问起它的历史,就算问起也鲜有人知。当记者走进南川古渡,那悠悠运河水、那高高牌坊、那巍巍南川楼、那志书中记录的先民历史,瞬间交织成无尽乡愁,让人感叹唏嘘。

南关古渡为义渡
宋广泰等人捐修募修

“咸丰三年九月乙丑,城哗。丁卯(农历二十五),广西贼陷沧州,知州沈如潮、城守尉德成、署吏目孙文德、北堡千总刘世禄并死之……大雾,贼行雾中,辰刻至捷地。德成、沈如潮率满、汉兵勇出御,于城南五里之红孩口与贼遇,时北堡千总刘世禄亦来助战,我军奋力,枪炮环施,贼前队伤毙无算,已得渡河西甯,而我火药车忽焚……德成命入城取火药……贼多我数数十倍,火药复不给,短兵接又移时,刘世禄及续长宋广泰等皆阵亡。贼复分兵攻西、北二门,火攻小南门,如潮、德成急归守城,贼已焚小南门而入。德成巷战死,如潮骂贼死,孙文德坚守被焚,余文武官及绅民巷战杀贼死者甚

众……贼下令屠城……男女共死万余人,幸前时多出城避去者,不然几无子遗矣。戊辰黎明,贼北去。庚午,败于天津,实赖沧挫其锋云。”

这是清代《沧城殉难录》中的一段文字,记述的是清咸丰三年(公元1853年)太平天国军队攻打沧州城的一段历史。在沧州图书馆特藏部主任吴树强的帮助下,记者找到这段文字记载,今日读来依旧动人心魄。在清廷固守城而战的英烈中,有一位名叫宋广泰的清代地方民兵武装——团练的团长,或许正是记者这篇文章要找寻的主人公。

关于“南川古渡”,民国版《沧县志》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:

“莲池渡,即南关义渡,系南北通津,以近强家坟莲花池,故以莲花名。道光八年(公元1828年),州人宋广泰捐修,光绪季年,尹德善、刘梦周等重募修二次。”

也就是说,今天百狮园内竖起“南川古渡”四字石坊的游船码头,就清代而言大致为南关义渡所在地。而南关义渡的学名为“莲池渡”,“南川古渡”四字或非单指南关义渡一个渡口,题名者应是按地理位置取其大意。

相较于渡口的名字,《沧县志》的记载还透露出更重要的一个信息,那就是捐修者“州人宋广泰”。那么,这个宋广泰是否是《沧城殉难录》中提到的“练长宋广泰”呢?

对此,目前,沧州学术界尚无考证,只能从古籍留下的只言片语中探寻,终于获得3条线索:第一条是时间线索。《沧县志》中津渡章节,两次提到宋广泰,一次是在介绍白家口义渡时说:“嘉庆十六年(1811年),宋广泰又功德庆当捐费重修。”另外一次就是道光八年捐修南关义渡,从1811年到1853年守城阵亡,时隔42年,符合生理年龄范围,阵亡时宋广泰至少应为花甲老人。第二条是人物线索。义渡创建耗资人力物力,非平头百姓力所能及。清代,大量的义渡创建者都为当地士绅,他们有钱又有社会地位,而清代团练团长一般由乡绅充任,故此宋广泰有能力捐修渡口。第三条是人口线索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,当时沧州城内人口并不稠密,同名同姓又都具有一定社会名望和号召力的人概率渺渺。

但以上仅为猜测,在吴树强的帮助下,深入研读《沧城殉难录》原版影印书籍,记者终于获取了一条有价值的线索,书后附录的殉难者名录中,竟然记述了宋广泰的简要生平:

“宋广泰,仓正,家贫好义,立火会,修桥道,善举甚多。绅民团练,毅然领队。时年已七十五,与贼战,执旗指挥,败犹不退,竟死于阵。死后,旗在手不偃,葬时力擎,始释,人方之苏武节云。”

凭借这段记载,基本能断定“州人宋广泰”和“练长宋广泰”为同一人。但让人没想到的是,宋广泰出身贫寒,战死时已是75岁高龄。

抛开社会论,单从人性角度来审视,家园罹难之际,古稀之年的宋广泰义无反顾,率乡勇和地方官并肩作战,壮烈殉城,未能叮嘱儿孙,没能接受亲人的告别,难道不是古人所说的壮士吗?当时沧城内,地位高于他的士绅不在少数,而他却因多行善举被载入史册,难道不是古人所说的善士吗?有先前的善举,又有晚年之壮举,难道不是他一贯秉持的操守使然吗?他的高风亮节,应该被后人深深铭记。

渡口分为官渡与民渡
沧州义渡兴建清朝达鼎盛

对宋广泰的纪念,随着南川古渡等渡口码头的复建而显得非常有现实意义,这些渡口码头尽管规模不算大,却是古代沧州水上慈善事业的历史印记。

关于义渡最早出现的时间,清朝人方中认为“春秋伍员奔吴,渔丈人舫舟以渡,脱剑酬之不受,其义渡之滥觞”。在清前期,义渡兴修较少,处于起步阶段;到了清中期,尤其是乾隆时期,由于国家经济的发展,地方财政收入增多,义渡逐渐兴盛起来。在道光、咸丰时期,义渡的修建频率有所下降,但由于战争影响,各地义渡遭到破坏;进入同治时期,又开始大量兴修。这些渡口按其设置主体来分,可分为官渡与民渡,民渡又分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种,即私渡和义渡。官渡和义渡一般设有专门的经费,因此一般不收取渡钱,而私渡由民间自建,以牟利为目的。

沧州地区河流众多,给水运交通的发展提供了天然优势,却给当地居民的出行带来了困扰。迫于民众出行的客观需要,加之清代造船业的发展以及慈善氛围的浓厚,清代,沧州有识之士纷纷创修义渡,仅沧州市区段由南向北就有很多

创修渡口的人,除了为求政绩的官员外,还有士绅、僧人、客商等。一般来说,绅士在兴建义渡的过程中,捐献大量的田地或是金钱,不仅仅出于他们的公共责任感,主要目的大概是通过这样的行为,进一步提高自身和家庭

的社会声望。

不可回避的是,因涉及财产,一些义渡还产生过财务官司。据《沧州市志》记载,位于现解放桥附近的菜市口义渡,在嘉庆十六年由州人宋文成等捐修。在民国十四年时,义渡的船被乱兵擄去,有人趁乱铲去船头、船尾、沧州义渡及修造年月等字样,霸占不还,以致诉讼6年之久,费尽周折,追回时船已坏得不成样子。后来,在刘梦周等人的募捐下,才又添修小渡船一只,以便往来运输。这段看似平常的往事,却能从一个侧面看出义渡对于群众生活的不可或缺。

现代化桥梁取代渡口
南川古渡变成游玩胜地

历史的车轮走到今天,我们再也不需要用一艘渡船打官司了。新中国成立后,沧州的渡口均被木桥所取代。1996年,沧州辖区内的木桥开始逐步改造成钢筋混凝土桥梁。昔日古渡渐渐被宏伟美观的桥梁代替:菜市口渡处建起了解放桥,枣寺庙渡处建起彩虹桥,白家口渡处建起新华桥,戴家园渡处建起永济桥……

这些都是沧州人面对河流阻隔世代改造自然的奋斗成果和最好见证。而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复建的古渡码头,显然已不再只具有原始功能定位,而是被更多赋予了新时代的文化历史内涵。

初冬清晨,站在南川楼码头“南川古渡”石坊处,但见对岸,南川层楼,耸峙雄胜;两岸,杨柳梳妆,苇花照水,冬景一派;河面上,游船快艇,列队迎宾,有客登舟,浪逐笑飞;石坊东,沧曲桥新,掣空如虹,百狮拱卫,悠然而卧;河岛内,滨水栈道、沧曲书舍、缙园、古莲池等,明珠璀璨,放射着人文光华……

登上沧曲桥北眺,南川老街古建筑青砖黛瓦、错落有致。这条浓缩着城市历史的老街,生动诠释着河城共生的城市特色,充分展示了城市未来发展的生机与活力,已经成为崭新的“城市会客厅”,实现了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。

眼前的渡口,静谧天然。对于个人而言,人生如渡河,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摆渡者;而对于一座城市来说,时光如渡河,不断更新求变才是驶向远方的渡船。南川古渡,是外乡人眼中的风景,却是故乡人心中的乡愁,她已经不再渡人,却依旧摆渡着过去、今天和未来的故事。



沧曲桥横跨运河上